



连城

懒水◎著 LIAN Cheng

绝艳易凋，连城易碎。

权力的追逐下，是绝美的女儿泪；

属于神的诅咒，撕裂了痴心几颗？

在爱的无间地狱，没有皈依，没有救赎。



江西出版集团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懒水◎著 Lan Cheng

连城



江西出版集团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数据

连城 / 懒水著. —南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08. 8

ISBN 978-7-80742-372-0

I. 连… II. 懒…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79137 号

出版者 江西出版集团·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社 址 南昌市阳明路 310 号 邮 编 330008
电 话 0791-6894736 (发行热线) 0791-6894790 (编辑热线)
网 址 <http://www.bhzw.com>
E-mail bhz@bhzw.com

书 名 连城
作 者 懒 水
选题策划 朱光甫
责任编辑 贺芳心 符双柳
特约编辑 罗 斐
装帧设计 80 零·桃子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文昌印刷装订厂
厂 址 三河市杨庄镇杨庄村 电 话 0316-3650099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印 张 21.5
字 数 392 千字
版 次 2008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8.80 元
ISBN 978-7-80742-372-0

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原来，一个天都的颠覆只为宣泄你我死水般绝望的爱情……

昭帝五年，天下太平，风调雨顺。

年轻的皇帝站在高高的祭天坛上，极目远眺，天都帝阁下，数万禁军、文武百官、皇公贵戚皆匍匐在地。他抿嘴一笑，侧脸看向站在左边凤冠盛装的女子，冰蓝的眼眸浮上一丝温柔的笑意。

“轰——”

只听一声巨响，正上方巨鼎中立时冒出一股赤焰，数丈之高，熊熊烧向天际。昭帝昂首，缓缓伸出左臂，身边的人身子轻颤了一下，抬头看向他骤然变得肃穆的侧脸。女子十指微张，葱白的指尖轻轻合在那宽阔的手掌上，金色的瞳孔闪过一瞬而逝的忧伤。

昭帝猛地收掌，坚定地握了握掌间的柔荑，带着他曾两立两废的皇后，一步一步踏上祭天坛的台阶。

这位一统五陆帝国的皇帝，这位有史以来出生最为卑微的皇帝，此刻神采飞扬，充满自信。一种大地在我脚下、万物在我手中的慷慨激昂，完全显示在那张英俊的脸上。

伴着熊熊的火焰，祭台下八名手持乐器的女子吹响了祭天乐，肃穆庄重的乐声响彻整个天都城。

天都，这个曾经华丽、颓废的都城，在经历仁佑、仁德两帝的低迷后，终于在大风国昭帝的统治下，重放光彩。

礼赞官一声洪亮的高喊：“祭天大典开始——跪——”

祭台下的数十万民众也齐齐跪了下来。当二人来到巨鼎跟前，女子眼中闪过一丝犹豫，她侧首看向身旁的昭帝，默默地看着他变得越发狂热的面容。

而他浑然未觉，展开手中的祭天文，大声读着：“天之滨东，地维横庐。红光泛始，斗牛直冲。星光无彩，山摧地崩。列君布车，接天祭神。茫茫混宇，生天地人。祈禳天下，国泰民安。同天共庆，与天共生。华明不才，今来拜祭。涂文成鸦，身卑不器。愿闻天语，解读天意。苍生莽莽，生之何难？官虎吏酷，天灾人患。民如草芥，生生何悯？愿天祈佑，我民同福。放眼大地，万民齐呼！”

其声沉重雄浑，回响在整个天都城的上空，充满了说不清的魔力。昭帝读完后，将手中的祭天文书投向巨鼎，巨鼎中的赤色火焰“呼”的一声直冲云霄，散了开来，化作满天火花，灿烂无比。

台下众人放声欢呼：“大风威赫，天下独尊……”

顿时如平地风雷轰轰直响，这是整个祭天仪式的高潮，昭帝大笑着转过身子看向苍生，两臂高举，同万民齐呼：“大风威赫，天下独尊……”

就在这时，忽听“嗖”的一声，有金属划破气流的尖锐声响，一支黑色的羽箭笔直地射向祭台，在万民癫狂之时忽听祭天台上传来一声震天大吼，吼声中还夹杂着女子绝望的叫喊……

六合之间，有五陆共举。天都为核，一统四侯。东隐濒海，西泽临渊，南阳骄炎，北里覆雪。四侯之下，皆有护城，数青炎、白炽、朱浸、玄溱以镇四方。

光帝无为，骄奢淫逸，累酒色衰身，仁佑三十六年于天都帝阁崩，诏幼子景帝继位，年号仁德，长老祠举荐黑将辅佐。然四侯性野，窥天都予以代之，至此，天下纷乱，战火四起。

贝阙珠宫，碧瓦朱甍，天都帝阁占星堂内四大长老齐聚。仁德元年，星相异变，东有赤星现世。

“所谓赤星，亦正亦邪，正可润泽百川，邪可祸乱于世，依老夫看来，如今天下狼烟，实乃不祥之兆啊！”沙长老担忧地看着占星盘，一把坠地的胡须随夜风轻舞。

“非也！依我说，如今天都帝位形同虚设，此星亦可为帝王之星！”他身边的尘长老满不在乎地摇着胖胖的脑袋，浑然不知惹怒了身后向来严肃的星长老。

“休得胡言，新帝继位，正是继往开来之际……”正说到一半，一旁正忙着看星盘的月长老突然惊呼起来：“快来，快来！”

沙长老和尘长老赶忙聚集到星盘旁。星长老不悦地皱眉，顿了顿也凑了过去，但见赤星旁一颗伴星冉冉映现，与赤星紧密相依。

“这……”四大长老面面相觑，此等奇观千年不遇。

“赤星雌雄同株，乃龙凤临世之兆啊！”沙长老突然高呼起来，众长老皆显狐疑之色。但见沙长老自顾自地喃喃絮叨起来，欣喜若狂地向藏书楼小步奔去，留下一屋子老头不知所措地瞪着星盘发愣……

不久，五陆民间谣言四起，连各国的小村庄都开始流传唱诵这样一首童谣：“天下乱，赤星璨，雾江岸，雌雄伴，花溪畔，龙凤谮……”

目录

CONTENTS

南
阳
卷

- 001·楔子
- 001·开篇·祭天
- 003·第1章·东隐美色 未嫁倾城
- 008·第2章·朱涅太子 一见钟情
- 013·第3章·中途遇险 困身鬼林
- 017·第4章·密林萤火 相濡以沫
- 021·第5章·蛟国奇遇 寂夜箫声
- 025·第6章·祭坛逃生 初至南阳
- 029·第7章·大婚夜宴 醉卧莲池
- 034·第8章·武场逞威 深宫邂逅
- 038·第9章·蛟域仙境 沧海寻珠
- 042·第10章·街头闹剧 暗种深情
- 047·第11章·溪边初遇 画阁试探
- 052·第12章·纸莎密信 狼子野心
- 056·第13章·咸鱼小贼 深夜挟持
- 060·第14章·欢喜冤家 困身密林
- 065·第15章·风云暗涌 柳暗花明
- 069·第16章·别苑密画 似血宫砂
- 073·第17章·恋恋不舍 依依吻别
- 077·第18章·擅用苦肉 贼臣造反
- 082·第19章·祸乱初起 逃离宫城
- 087·第20章·藏匿深山 冤家聚头
- 091·第21章·赤山边界 二龙初会
- 096·第22章·哭水梅血 有女初成
- 100·第23章·深夜交心 命运之约
- 105·第24章·一吻定情 破军陨落
- 110·第25章·战后交易 孤坟禁魂
- 114·第26章·相约回城 邂逅恩离
- 118·第27章·夜船遇险 兄妹相逢
- 123·第28章·兄妹斗气 泪雨情深
- 127·第29章·太子回城 心思佳人
- 132·第30章·月琴湖畔 醋意横生
- 137·第31章·王后下嫁 难忍疏离
- 142·第32章·窥探真情 闲话生疑
- 148·第33章·洞中密谋 万瀑冰窟
- 153·第34章·记忆碎片 黯然神伤
- 158·第35章·倾诉抱负 秘洞探幽
- 162·卷末·登基
- 165·番外·只道是年少

173·第36章·时过三载 岁月无痕
177·第37章·客栈斗法 青炎探亲
181·第38章·惊艳鹤舞 紫苑交锋
185·第39章·华章退兵 解毒交易
189·第40章·仇人相见 分外眼红
194·第41章·姑嫂相亲 温泉色诱
199·第42章·雨夜哭诉 再遭绑架
204·第43章·珍宝探奇 梦中往事
209·第44章·静安霸权 太乙善谋
213·第45章·初夜遭挫 王府献宝
217·第46章·园中虐兽 巧计解救
222·第47章·烟灰记忆 月魄情深
227·第48章·草地奇遇 梦迭警世
232·第49章·王府探宝 绣房春色
237·第50章·假意孕情 计救墨蛟
242·第51章·晚膳春药 池塘艳色
246·第52章·如血残阳 寂寞深宫
250·第53章·山中野物 月色撩人
255·第54章·偏殿解毒 纵情深吻
259·第55章·风水相师 妖魅男子

264·第56章·无暇深情 终是错过
268·第57章·三年经历 洞房花烛
273·第58章·墨蛟出走 贾一琐事
277·第59章·西泽血案 符咒换身
281·第60章·变相骚扰 往事前尘
286·第61章·神话梦境 再遇故人
290·第62章·机关算尽 坦视真情
294·第63章·心韵荷香 檐下听雨
299·第64章·鸳鸯交颈 花开并蒂
304·第65章·雨夜缠绵 运筹帷幄
308·第66章·承乾忆事 绾发画眉
312·第67章·暗夜相伴 太乙脱身
316·第68章·情仇往事 陋室约定
320·第69章·山雨欲来 风满城楼
325·第70章·彻夜厮磨 畅游山间
330·第71章·忘情忘爱 攻陷西泽
334·卷末·离别

【南阳卷】

Yan Cheng



仁德六年，东隐皇宫内红幔高悬，红烛点点。盛夏的夜宫，四处绽放着诱人的荼靡花，兰麝香气弥漫在每一处带着缠绵气息的角落。

云桑披着鲜红的丝绸外衣，胸前缀满了翠玉珠宝，黑亮的长发被认真绾起，闪亮的头饰扣在微微湿润的发上。她侧了侧脸，对着镜中的自己微微一笑，惊艳了身后的男子。

他俯身按住云桑的双肩，将下巴抵在她的肩头，唇角轻轻地勾了起来，那魅惑众生的一笑仿佛能让星辰黯然。云桑看呆了，回神发现自己的失态，顿时羞红了双颊。男子将脸埋进她白皙的脖颈里，抑制不住沉闷的笑声。

云桑又羞又恼，转身轻捶了他一记，娇嗔道：

“惑！”

男子终于忍不住放声笑开，双臂揽过新娘的肩，盯着她红透的脸颊调侃道：

“我这张脸你看了五年，每次都能看到呆，天下像你这么笨的女人恐怕就这么一个！”

“讨厌！”

云桑烧红了脸，低下头。她正要起身，却被连惑一把按住，嘴贴在耳边轻声说道：

“好娘子，不恼了，为夫帮你梳头！”

云桑乖巧地又坐回镜边，看着身后的连惑细心地为她除下满头繁复的发饰。一阵夜风吹来，他的指尖在她微湿的发内穿梭着，偶尔看他低下头盈一口发间的馨香。

云桑此刻觉得自己大概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嫁给连惑为妻是每个女人的梦想，而独独只有她能得偿所愿。

修长刚劲的双眉，眉下是永远令人沉迷的金色双潭，深沉、勇武，将高贵与叛逆奇异地糅和在一起。仿佛一颗多棱的晶石，在不同的光线下折射出扑朔迷离的色彩。

第一次见到他，连惑越过自己无视地走过，金色的眸子，像燃烧着的光焰，似阳光下的万丈沉潭。她知道，那道光焰已将她击中，从此再也无法逃避追随他的命运。

春夜苦短，红烛帐宵，连惑横抱起云桑向床榻走去。云桑沉迷的眼神让人心醉，从今夜

起,这个东隐侯唯一的掌上明珠就是他连惑的妻子了。

他将云桑轻轻放在丝绸被面上,抬起修长的手沿着云桑娇美的额头顺势下滑,划过脸部,最后停留在领口的盘扣上。他低下头一点点接近那娇艳欲滴的红唇,看着新娘酡红的双颊,笑意渐深……

突然,窗外传来“铿……铿……铿……”刚劲的琴声,云桑惊得直起身,连惑侧头看向窗外,微微蹙眉。那杂乱无调的琴声几近疯狂,在这个寂静的夜里轰然乍起,吵醒了宫内众人。

新房外不远的凉亭上坐着一名少女,额点朱砂,眼含灵波,眉如青山秀,身带百花香。虽身形年幼,但已可见日后的满面妖娆。

她双膝上置一把七弦古琴,此刻正愤愤地用青葱玉指胡乱地拨着琴弦。凉亭外已聚集了不少仆人,一个个都揉着惺忪的睡眼,心有余悸地看着那十指翻飞的少女。

“连城!又胡闹了!”

连惑大步走来,扬手遣退了四周的众人。那少女听闻他的声音,顿时停下了手上的琴音。

她低头不语,盘腿置琴静静地坐在枝叶繁荫的树影下,任一头宛如青波直下的乌丝肆意地洒落身旁。

连惑抄着双臂安静地靠在亭柱上看她。过了一会儿,少女合上了眼睛,抚动玉指,空灵的音乐从古琴中传来,琴音渺渺,仿佛能净化人的灵魂走向永恒的天籁。

“公主,起风了!”

云桑接过奶妈递来的外袍,扶着门框看向亭中。连惑侧对着她,温柔地俯视着少女。树上的花瓣被夜风吹落了一地,有几片黏在了少女让人不忍触摸的青丝上。

“啪……”一滴泪滑过如凝脂的手背,落在轻颤的琴弦上。云桑看见连惑微微一颤,下意识地收了收双拳。琴音渐止,少女仰起脸看向亭柱旁的男子,目光清冷高贵,金色的眸下仿若一切都为无尘之态。

“哥!我不嫁!”

嗓音清脆如玉珠落盘,却寂寥得让人心痛。

看着连城的泪颜,连惑的心刺痛着,但只有一刹那,他沉默地看着一直与自己相依为命的妹妹,压抑下心中的苦楚,嘴角勉强勾出一丝笑意。

“哥,不嫁了,好不好?”

连城哭得非常无助。连惑蹙起了眉头，走上前拿开古琴，一把扛起弱小的她，大踏步地向紫苑阁走去。

云桑张了张口，犹豫间，连惑已出了园子，空留下她对着那一室红烛……

紫苑阁宽绰的罗帷随风翻飞，连城靠在连惑宽阔的怀中，听哥哥澎湃的心跳。一直以来，每当自己心情不好的时候只要靠在哥哥的怀里，一切都可以平静下来。

连惑靠在床沿，连城像猫儿一样窝在他的怀中。他侧头看向窗外深蓝的天际，暗夜里的赤星美得妖艳。

“后天出发！”

暗夜里连惑的嗓音沙哑性感，但却如闷雷敲击在连城心上。

他将连城的手放在自己的胸口。连城抬头看向哥哥的侧脸，掌心传来温热的震动，但连惑却冷然得让人畏惧。连城的眼神由期待变为漠然，再到绝望，最后孤注一掷地将手指深深地掐进哥哥的胸口。

“我情愿死！”

沉默仿佛冰冻了屋内的时空，彼此的眼神在空气中胶着，仿佛爆发出尖锐的声响。一低头，连惑狠狠吻住连城的双唇，似发泄般地撕咬着，直到舌尖吮吸到腥热的血液，连城的手臂慢慢圈住哥哥的腰际，紧闭双眸，忽然凄艳一笑。

她知道泪水化不掉哥哥的野心，再多的爱也比不上那站在天都帝阁的满足感。

于是十指慢慢缠上哥哥厚实粗糙的手掌，缓缓道：

“哥，我会回来的，回到你身边，所以……别爱上任何人……”

双臂猛然收紧，连城被紧紧地嵌入连惑的怀中。

“我一定接你回来！”

连惑沙哑的嗓音萦绕在少女的耳边，连城的泪无声滑落，然而嘴角却倔强地扬起一抹弧度。她的哥哥是为了野心而生的，从赤山密林的孤儿到如今战绩赫赫的东隐黑旗将领，十七岁的连惑承载了太多的世俗沧桑，而自己便是他最锋利的一把军刀。

“哥哥，你要的，即是连城所求的，只要我……做得到……”

出嫁那天，风吹落了满城的花叶，连城金玉镂空的绣鞋踏过厚厚的落红，留下朵朵金莲。一双年轻的手臂将她抱上嫁车，连惑在她的鼻尖留下淡淡的余香。

连城嫁的是南阳侯，一个老得足可以做她祖父的昏君，而迎亲的却是南阳护国朱溟的太子墨蛟。盛传南阳侯荒淫无道，但国内却奇珍无数，南阳之所以有今日的安定，都要依靠

朱浸的兵力护国，所以南阳王视太子为己出，恩泽无数。

“小心！”

脚下一滑，连城撑不住满身繁复的饰物，向墨蛟怀中倒去。拉扯间，喜盖落地，墨蛟眼中便硬生生地撞入一张泪湿的娇颜，心狠狠地痛了一下，莫名地，为了这个陌生的女子。

周围一阵骚动，有人小声嘀咕着：

“作孽啊！”

连城突然垂下眼睑，片刻便换上一副漠然的表情。她弯下腰，捡起脚下的红盖，转身走向车内，面无表情地为自己盖上。

“太子，可以起程了！”

软语传来，墨蛟这才发现自己的失神。隔着红嫁帘向车内望去，他开始怀疑那张泪颜是否真的存在过，在对上那张冷漠到绝望的面容时，一切仿若自己的幻觉。

“出发！”

他跨上黑色的蛟马，风似的移到队伍的最前端。长长的号声响起，浩荡的迎亲队伍满载着连城的悲伤向着南阳出发了。

云桑带着众臣站在东隐的城门前目送着连城的离去，看着车后滚滚的黄沙，眼泪不觉地滑落。

“左相，难道只有连城的出嫁才能报东隐的仇恨吗？”云桑侧身忧伤地看着身边的老臣。

“但若想攻破西泽的城门，只有先渡赤水，而赤水之险天下皆知，唯有朱浸太子麾下的蛟马战骑方能渡过！但要南阳王出兵，唯一的条件便是连城，所以她不可不嫁啊！”

“可……这一切跟连城毫无关系啊，她这个样子，让我于心何忍……”

“公主，驸马执意为侯爷报仇，此等赤诚之心实乃国之大幸啊！”

“连惑……”云桑转身看着身边空留的席位，心口涩涩地发痛，她不懂为何连惑会为了她、为了东隐去毁了连城的一生，毕竟连城是他的妹妹啊！他从小视若珍宝的妹妹啊！

此刻，连惑一身戎装，孤独地立在山崖边，握着腰间的剑柄，目送着渐渐消失的红色阵列，一袭黑色的金纹披肩在山风中猎猎作响。

剑柄上的手背暴出条条蚺状的青筋，那伴着黄沙扬起的喜号声，湮没于空寂的山谷。

“连城……”

那一声划破天际的大喊惊煞了天边灿烂的橘红，它们迅速地成片散去，空留下暗淡的天空……

黄昏下，连惑的背影独自苍凉萧索，一头黑发散开了去，在风里翻腾着，金色的瞳孔中只有风景缓缓地流动……

西泽和东隐的仇恨来源于对天都帝位的欲望之争，南阳侯爷好安逸，北里国那时正发生内乱，所以两国并没有明显参与到争位之战来。于是东隐和西泽各自都认为只要除掉对方，帝位便唾手可得。仁德四年，赤水边有名的白炽之战，死尸遍野，血流成河，东隐侯也殉身于那一场旷世之战中，临死前将云桑托付给连惑，并要其发誓，势必踏平西泽大地。

如此两年过去了，东隐和西泽都因那场战役元气大伤，但休生养息之际仍不忘与他国联盟，由于北里和西泽的姻亲关系，东隐不得不向南阳示好。

都说东隐有宝名连城，此女不仅绝色，且通文墨，晓天文，悉八卦，知音律，所以南阳万金下聘，定要娶得连城，并承诺将护国朱浸的兵权交与连惑三年以助东隐一举攻破西泽。

铅灰色的乌云密布在天空。墨蛟看着立在湖边的连城，她绾着乌黑的头发，穿着鲜红的嫁衣，像一朵茶花，安静地怒放。雨点落在湖边的青石上，溅起细密的水屑，可她并没有离开的意思。那些水汽粘在她的睫毛上，朦朦胧胧，很美。

“墨蛟，我们走了几日了？”她面对着湖面，轻轻地出声。这段日子，她话不多，但比起刚离开东隐的时候又要好些。

“十日了！”墨蛟本也是寡言的人，这迎亲的路途唯有他可以和新娘接近，连城前些日子来问他的名字，他看了她许久，继而淡淡地说了句：“墨蛟。”

于是连城便这样叫他，不在乎年龄或身份上的差距，在这样寂寞的旅途中，又有谁会真的在乎呢？

“墨蛟，可以停下来歇会儿吗？”

“墨蛟，我饿了！”

每当连城喊出他的名字时，墨蛟的心便会无端地愉悦起来。虽然她很少开口，有时可以是整整一天的沉默，而有时她什么要求也没有，只轻声唤一声：

“墨蛟……”

“累了吗？”

“不，我就想知道你是不是在那儿！”车内的连城落寞地出声。墨蛟的心涩涩的，他突然痛恨起那个将她远嫁的人——一个十三岁的女孩如何承受得住即将到来的命运呢？尽管她拼命地伪装，拼命地故作坚强，但墨蛟明白她怕，真的很怕！

“已经十日了吗？”连城侧转过身看着远处高耸的山峦低声自语。

“墨蛟，要是我爬上那座山，还能看到东隐吗？还能吗……”

连城纤细的手遥指着山峦的高峰，墨蛟强压下心中澎湃的情绪顺着她的指尖看去，然而内心里，他觉得自己快疯了。这漫长的嫁途什么时候才能到达终点？而那时他还能平静地看着她出嫁吗？

正想着，忽而颊边一热，侧目看见连城踮着脚，倾身在他脸颊上留下一吻。墨蛟大惊，就这样直愣愣地看着她睁眼、微笑、扬手，然后将自己狠狠地推入湖中。拉扯间，连城手中的红纱喜盖被风吹向空中，那红色如同飞舞的蝶飘摇在雨中，最后静静地落在湖面。

“我的纱盖飞了！”连城蹲下身子，眼神迷离地看着墨蛟，一手轻抚漫过墨蛟胸前的湖水，最后指向那漂浮在湖面的薄纱。

墨蛟似被蛊惑了一样，一个猛子扎进水里，再看时他已潜至湖中央，一把抓住落水的红纱。

“呀！”连城不自禁地发出惊叹，长这么大，她还未见过谁有这么好的水性，但见墨蛟又潜入水中，眨眼工夫便从临岸的芦苇丛中探出脸来。

墨蛟从水中起身，抹了抹脸上的水珠，抬眼看见连城正目不转睛地看他，那金色的瞳孔散发出少有的神采。墨蛟的心突然突突加快，低下头将红纱递给连城。连城正欲去接，不料他又突然收回手去，略显尴尬地说：

“洗干净了再给你！”

墨蛟低着头，等着连城的回应。不料对方一直沉默着。他抬起头，看见连城怔怔地盯着他裸露在外的手臂发呆，继而大惊地背过手去，急欲拉下衣袖。

连城抬眼惊异地看他，神情恍惚地说道：

“我没猜错，你身上果然流着蛟人的血……”

墨蛟脸色大变，从惊惶到愤怒，他放开背后的手，裸露的小臂上此刻泛着青蓝色的鳞光，原本光洁的手臂现在隐隐呈现出鱼鳞状的痕迹。

“你故意的！”

墨蛟咬着牙恨恨地盯着连城，包括那个吻，这个小丫头一开始就算计他。第一次，他觉得连城远比她的外表来得深沉，在她天真纯洁的外表下到底隐藏着多少不为人知的东西呢？

连城没有否认，只立在湖边静静地看他，那眼神有怜悯，有疑惑，又似乎带着一丝欣喜。

墨蛟转身狼狈地奔向帐营，此刻的他心思全都乱了，没想到他生命中最鄙夷的一部分就这样赤裸裸地展现在别人眼中，而那个人正是他最……

入夜，雨停了，如钩的月慢慢爬上树梢，偶尔散开的云层可以看见稀疏的星光。墨蛟坐在篝火边对着火光沉默，连城站在不远处安静地看他。她知道他在自卑，蛟人一族向来都